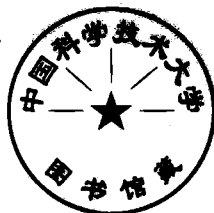


继续搞好教育革命

安徽人民出版社

00

4



继续搞好教育革命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合肥新光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frac{1}{4}$ 字数：48,000

1977年9月第1版

197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统一书号：7102·686 定价：0.14元

目 录

- 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继续搞好教育革命
.....《山西日报》、《光明日报》评论员(1)
- 学校走正道 全靠党领导
——大寨教育革命经验之一.....(4)
- 斗一步进十步 步步斗进一路
——大寨教育革命经验之二.....(9)
- 要让红旗飘万代 重在教育后一代
——大寨教育革命经验之三.....(14)
- 认真学好文化课 切实掌握真本领
——大寨教育革命经验之四.....(19)
- 党的政策执行好 培养教师红又专
——大寨教育革命经验之五.....(24)
- 艰苦奋斗办教育 大寨精神代代传
——大寨教育革命经验之六.....(29)
- 用毛泽东思想育人 用大庆精神办学
.....大庆铁人学校党支部(35)
- 培养铁人式的革命接班人
——记大庆油田铁人学校.....(41)

正确处理师生关系 继续开展教育革命

.....本庆铁人学校(46)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师刘存一

.....《人民日报》通讯员(50)

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学生

.....《安徽日报》评论员(57)

为革命抓好智育有理

.....《安徽日报》评论员(61)

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敢于抓好智育

.....姚德旺 王景福 冯敦庆(66)

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继续搞好教育革命

《山西日报》、《光明日报》评论员

在全国人民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努力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热潮中，在全面落实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教育革命蓬勃发展的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从今天开始，将陆续向读者介绍大寨教育革命的经验。

大寨，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大寨的教育革命，是大寨在上层建筑领域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封、资、修教育思想特别是同万恶的“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大寨教育革命的基本经验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正确方向；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坚持五·七道路。积极改革教学；努力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教师队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大寨提供的教育革命经验是丰富的，具有普遍的意义。这些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办事，培养永远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

新一代，把毛主席这面旗帜当作我们的传家宝，世代传下去。

大寨教育革命的经验很值得学习，因此，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同时，教育战线也要开展学大寨运动。

教育学大寨，就要象大寨党支部那样，高度重视党的教育事业。大寨党支部和贫下中农，把教育当做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来抓，当做无产阶级的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来抓，当做一场与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大仗硬仗来打。他们真正做到了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抓得细。他们从实现共产主义的大目标出发，努力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响亮地提出了“要让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千重要，万重要，用毛泽东思想育人最重要”的战斗口号，始终把教育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使学校真正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们各级各类学校党委和教育行政部门，要继续搞好教育革命，就要象大寨那样，切实把教育工作抓起来，管起来，重视起来。那种“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做法，是要不得的。

教育学大寨，就要象大寨党支部那样，坚决捍卫、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唯一正确的教育方针，也是教育战线的根本任务。长期以来，大寨党支部始终不渝地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办教育，不管遇到什么干扰和阻力，他们都按“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个“老主意”办事。做到了风浪再猛，坚持用毛泽东思想育人不动摇；干扰

再大，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不走样；压力再重，坚持批判修正主义不停步。正因为他们能够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所以在“四人帮”疯狂破坏教育革命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红与专、“以学为主”与“兼学别样”、思想教育与严格管理、教师与学生、对知识分子“团结”与“教育、改造”的辩证关系，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既有无产阶级好思想，又有大干社会主义的真本领，还要身强力壮腰杆硬”的扛大寨红旗的接班人。

教育学大寨，就要象大寨党支部那样，敢于同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当前，一个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正在向纵深发展。我们学习大寨教育革命经验，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联系教育战线的实际，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的滔天罪行，从政治上、思想上批判和肃清“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的胜利成果，把被“四人帮”篡改和歪曲了的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和方针端正过来，搞混了的教育理论纠正过来，搅乱了的教育思想澄清过来，败坏了的革命学风恢复起来，破坏了的各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起来，挫伤了的师生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使教育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

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响应英明领袖华主席“继续搞好教育革命”的号召，鼓足干劲，大干快上，为争取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而努力奋斗！

（原载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日《光明日报》）

学校走正道 全靠党领导

——大寨教育革命经验之一

大寨教育革命开展得轰轰烈烈，学校办得生气勃勃，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不断前进，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加强了党对教育的领导。

很早以前，大寨党支部就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高度出发，认识到要培养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党就必须抓好教育。那是一九五六年，大寨有了第一个初中毕业生，贫下中农把他当成宝贝疙瘩，实实在在指望他回村当会计，和贫下中农一起办好农业社。但这个中学毕业生却认为自己有文化，不愿回农村，闹着要“远走高飞”。这使党支部和贫下中农意识到：党非领导教育不可，贫下中农非管理学校不可。他们说：“我们种庄稼不能只顾当年得利，搞革命不能只考虑自己一辈。光办校，不管校，培养不出咱庄稼人的合心人。”实践也使大寨党支部认识到：“要让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后一代。”党管不管教育，是关系到革命事业是否后继有人，关系到青少年一代能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也就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从此，党支部就把教育工作时刻挂在心上，把心操在青少年一代身上。一九五八年，党支部选派了两名党员干部加强党对学校的领

导。一九六八年，又从九名支委中指定四名支委，参加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他们不论遇到什么风浪，都紧紧抓住教育的领导权不放。特别是在十恶不赦的“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狂吠什么要“动大手术”，把教育领导权“抓在我们自己手上”，掀起“层层揪”、“处处抓”的反革命夺权妖风的时候，大寨党支部更是坚持做到了在大风大浪中不动摇，泰山压顶不弯腰，充分发挥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支部书记亲自动手，依靠贫下中农的阶级力量，抓路线，把方向，管思想，发动师生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顶住了“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把学校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大寨党支部领导教育，不是一般地开开会、发发号召，也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从反修防修的高度出发，实打实地抓在方向、路线上。他们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抓得细。在建设新大寨的过程中，治坡，给后代留下了“教育沟”、“教育田”；治窝，给后代留下了“教育窑”、“教育树”。他们抓教育的具体作法有四条：第一，每当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党中央，发出有关教育革命的指示时，党支部都要认真学习，研究贯彻执行；第二，支委定期给学生讲阶级斗争课，并带领学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过扁担关；第三，把教育革命列入党支部的重要议事日程，做到“工作再忙忘不了，时间再紧挤不掉”；第四，每年两次发动贫下中农帮助学校检查、总结工作。他们就是这样，为培养高举大寨红旗的接班人而呕心沥血，尽心出力。

大寨党支部抓教育的特点是：

支部书记亲自抓。大寨党支部遵照毛主席关于“党是领

导一切的”教导，多年来，一直由支部书记亲自抓教育。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对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成果反攻倒算，大寨学校有的教师也被这股风刮得晕头转向，搞起了“分数挂帅”、“智育第一”。一次，在公社统一考试中，大寨学校一至四年级都得了第一名，教师以为给大寨争了光，高高兴兴地去向党支部报喜，还要出个“金字塔”。当时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就针锋相对地指出：“咱不要那个‘金字塔’，要的是孩子们有个好思想。”由于党支部顶住了这股歪风，端正了办学的方向。

在野心家江青两次窜到大寨，大刮资产阶级歪风邪气的日子里，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同志及时地告诉学校的负责人和教师，一定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对青少年学生的侵蚀，教育孩子们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她说：“农村的孩子们还是‘土气’些好，丢了这‘土气’，就丢了传家宝，就会走邪道。”接着，党支部又组织学校师生开展了“学理论，讲路线，拒腐蚀，防演变”的活动，把学生拉到条件最差的沙石山西安坡上去取石垫土，植树造林，经受锻炼。

支委、干部一齐抓。多年来，大寨党支部遵照毛主席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的教导，要求党员干部要教育青少年，还要带头管好自己的子女。在支部书记带动下，支委们教育子女艰苦奋斗，立志务农；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学习前辈，攀登高峰。支委贾来恒的女儿贾素棠，有一段时间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贾来恒同志就几次和她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教育女儿检查思想上的骄和满，谦虚谨慎永向前。在“四人帮”利

用《一个小学生的信和日记》破坏革命的师生关系的时候，有的教师产生了“学生难管，教师难当”的思想，支委们说：“对党员、干部子女，更要严格要求，大胆管理。”由于支委、干部支持，教师们敢于大胆管理，严格要求。支委、干部子女也都表现很好，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发动贫下中农一起抓。大寨党支部认为：管好学校，培养雷锋式的扛大寨红旗的接班人，不只是几个管校代表的事，必须发动群众，齐心来做，用阶级的力量，共同管好。他们把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论述，发到每个贫下中农手里，组织大家忆旧社会没有文化的苦处，提高大家管理学校的自觉性。贫下中农说：“过去，人年老了，操心的是给后代攒票，留庄窝；新社会，我们操心的是怎样让红旗飘万代，下一代能继续革命。”贫农李喜庆，是个没儿没女的老人。但是他说：“贫下中农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他经常到学校给学生忆苦思甜。学生高成良的算盘旧了，想买个新的，父母不同意，他就悄悄地到姐姐家去要钱，路上碰上大寨的饲养员，饲养员问明了情况，就把成良带回家，和成良的父母一起，拿出贾承让当会计时用的破算盘，对他进行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教育。由于贫下中农人人管教育，这就形成了一个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网，使孩子们处处有课堂，处处有老师，处处有人教，处处有人管。

风浪来了及时抓。大寨党支部在教育革命实践中体会到：学校与社会不可分割。社会上有什么风，学校就起什么浪。所以，每当社会上一次大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出现时，党支部都要及时抓好学校工作。有一段时间，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学校个别领导人背着党支部、贫管会，搞起了“分

数挂帅”那一套，政治工作削弱了，小农场、小林场、小工厂不办了，一时间，学生中出现了一些怪现象。贫下中农气愤地说：“这样下去，究竟要把我们的后代引向哪里去？”党支部立即对这一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是学校工作离了“纲”，偏了“线”，就针对这一问题提出：“千重要，万重要，用毛泽东思想育人最重要。”并在学校开展了“基本路线天天讲，大寨精神代代传”的活动，端正了办学方向。

“四人帮”抛出“交白卷”的假典型，个别学生不认真读书了。党支部又及时指出：“孩子们可不能不读书，学生不读书，和农民不种地，工人不做工差甚？”接着，党支部又组织师生开展了红专大辩论，顶住了这股妖风。

如今，大寨这朵教育革命的鲜花，正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盛开怒放。广大师生深有体会地说：“学校走正道，全靠党领导；离开党领导，学校一团糟。”这些话深刻地说明了党抓教育的重要性。

《山西日报》记者

《光明日报》通讯员

《光明日报》记者

（原载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日《光明日报》）

斗一步进十步 步步斗进一路

——大寨教育革命经验之二

“大寨胜利就靠斗，七斗八斗不停休”。大寨学校三十年的历史，就是大寨人在教育领域内同资产阶级、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历史。大寨的教育事业，是他们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经过同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激烈斗争，七斗八斗，斗出了一个新面貌。

早在一九四七年建校初期，大寨就经历了一场办不办学校，办什么样学校的斗争。那时，大寨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要发扬老解放区的光荣传统，创办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新型学校。阶级敌人攻击说：一帮“泥腿子”还想办学？一些有旧传统观念的人也摇着脑袋，不相信贫下中农能办好学校。大寨贫下中农硬是跟阶级敌人斗，跟旧的传统观念斗，并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办起了庄稼人自己的学校，取得了办学斗争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全国解放以后，刘少奇推行“基本照旧”、“全盘苏化”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搞“学而优则仕”。大寨党支部看到有的学生上了几年学，毕业不愿回农村，感到这样办教育不行。一九五六年，党支部树立了高小毕业回乡的女知识青年贾存眼这个典型，教育青少年走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同

“学而优则仕”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主席的光辉指示，照亮了大寨人在斗争中办好教育的前进道路。一九六二年，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影响下，学校忽视了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热衷于搞“分数挂帅”、“智育第一”。党支部发现后，坚决顶住了这股修正主义逆流，更加重视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学校一切工作的首位，坚持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

一九六四年，上级教育部门派来一个检查组，他们攻击开门办学和勤工俭学活动是“摧残儿童”，并且说，大寨学校是“学校不象学校，教师不象教师，学生不象学生”的“三不象”学校。大寨党支部和贫下中农回答说：“不管他们说象样不象样，贫下中农看着象样就象样。”坚决把这些谬论顶了回去。为了用事实来回答这些攻击，大寨党支部还特意请来四位医生，用三天时间，全面检查了学生的健康状况。检查结果证明，全部学生健康情况良好。在铁的事实面前，检查组被斗得目瞪口呆，灰溜溜地走掉了。

斗争一场又一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大寨党支部和贫下中农同刘少奇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整整斗了十七年。斗得“学而优则仕”发了臭，斗得“智育第一”没市场，斗得学生心红胆壮有文化，立志当好虎头山下新农民，培养出一批象郭风莲、贾存锁那样的大寨红旗接班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又以批判刘

少奇“智育第一”、“读书作官”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名，妄图破坏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篡改无产阶级的办学方向，继续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他们大肆鼓吹“读书无用”、“没有文化照样干革命”，大搞“闹而优则仕”；要培养什么“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所谓“反潮流的英雄”。大寨人认识到：林彪、“四人帮”虽然挂的商标和刘少奇不同，卖的货色却完全一样——都是一条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必须痛加批判，坚决斗争。一九七〇年，由于这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学校曾出现了思想混乱，纪律松懈的现象。党支部便决定举办学习班，组织师生联系学校斗争实际，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支部委员都深入到各年级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学习班办了四十多天，师生们受到很大教育。学校遵照党支部的指示，对学生坚持了严格要求，大胆管理，有力地抵制了林彪和“四人帮”掀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端正了办学方向。

一九七五年五月，中共山西省委在昔阳召开教育革命现场会，总结和推广大寨教育革命的经验。可是时隔不久，在“四人帮”的煽动下，什么“交白卷”、“对着干”等等谬论甚嚣尘上。反革命小丑张铁生还含沙射影地攻击大寨学校是“修正主义的‘智育第一’”，“复辟的绿色指示灯”。面对着这阵阵妖风恶浪，大寨党支部丝毫没有动摇，他们带领学校师生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教育思想，重温了周总理三次视察大寨时所作的指示，回忆了华主席对师生的鼓舞和关怀。越学方向越明，越忆斗志越坚。就是在“四害”横行，为害甚烈的时候，他们仍然坚持了培养学生“既有无产阶级的好思想，又有大干社会主义的真本领，还要身强力壮腰杆

硬”的正确方向，全面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

野心家江青两次窜到大寨，妄图砍大寨红旗，否定大寨教育革命经验，用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腐蚀大寨新一代。江青走后不久，党支部为了肃清江青散布的流毒，在学校深入开展了“学理论，讲路线，拒腐蚀，防演变”的活动。揪出“四人帮”之后，在党支部带领下，大寨校园里声讨“四害”惊雷滚滚，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师生们决心永远为捍卫党的教育方针而战斗，把批判“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

三十年的斗争经历，使大寨人明确认识到：“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只有坚持斗争，才能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和斗资本主义、斗修正主义的阵地。要斗争，首先要分清路线是非。分不清是非，就不可能斗起来，即使斗起来，还可能斗错。他们在实践中体会到，要斗好，有“三要”。

要有一个斗争的武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大寨党支部，每当风浪袭来的时候，就组织师生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矛盾的论述，反复学习党的教育方针，坚决按“老主意”办：“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要有一个检验的标准。大寨党支部有一个衡量教育路线是非的标准：那就是看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愿意不愿意和工农相结合，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安心农村，当一代新农民，无条件地把文化知识和汗水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也就是看他们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为革命还是为个人？

有了这样一个标准，所以他们就能做到：正确的坚决执行，错误的坚决抵制。

要有一支强大的队伍。大寨党支部在斗争中认识到：要搞好教育革命，离不开贫下中农，还要建设一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有了贫下中农这个台柱子，天塌下来能顶住；有了革命化的教师队伍，才能教好大寨的新一代。大寨就是这样依靠贫下中农的阶级力量，带领革命师生一起，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旧的传统势力，使教育革命越搞越好。

大寨教育革命的丰硕成果是靠七斗八斗斗出来的。他们说：“斗一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斗争的胜利，更坚定了他们继续前进的信心，今后，他们决心坚持斗争哲学，继续斗下去，一直斗到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

《山西日报》记者

《光明日报》通讯员

《光明日报》记者

（原载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光明日报》）